

XINJUBEN XINJUBEN



新剧本

中国戏剧家协会黑龙江分会

编者的话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省戏剧作者为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热情满怀、精神振奋地深入生活，采集素材，努力创作，写出了一批讴歌我党六十年来光辉业绩和赞美四化建设火热生活的戏剧作品。省戏剧家协会于今年五月到六月组织一批重点作者到我省北部农村深入生活期间，就曾讨论了《麒麟锁》、《毛驴车夫的喜事》等几部作品的初稿。七月份在哈尔滨又组织一次剧本讨论会，讨论了十三部剧本的初稿和修改稿。九月份再次讨论了几部作品的修改稿。在这以后，这些作品又进行了一次修改，这就是汇集到《新剧本》里的八部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已经在舞台上同观众见了面，多数还没有上演，虽说，都还不够成熟，但毕竟是作者一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编印这个集子的目的，一方面是想通过内部交流的方式，使这些作品得到更多舞台实践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想更广泛地征求对这些剧本的意见，以鼓励作者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地把这些作品修改得更好。我们特别希望我省广大的戏剧作者在一九八二年新的一年，以更大的热情和干劲，写出新的质量更高的剧本来，尤其希望能写出反映四化建设斗争生活的新剧作。以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新 剧 本

目 录

· 京 剧 ·

郭 隆 真 张亚彬 丁朝真
云燕铭 史玉良 (1)

· 评 剧 ·

麒 麟 锁 温 远 大 彬 崔宝库 (26)

恩 仇 夫 妻 张万林 白 岩 (56)

毛驴车夫的喜事 王治普 刘 炎 孙继孔 (81)

· 话 剧 ·

爱, 献 给 谁 孙 琦 张雅文 (103)

生活, 重新开始 矫崇兴 (130)

万 户 飘 香 黄铭宗 (169)

破 晓 之 后 李志文 (206)

编 者 的 话 (1)

郭隆真

张亚斌(执笔) 丁朝真
云燕铭 史玉良



人 物 表

郭隆真	中共满洲省委委员	肖世平	东铁总厂工业维持会会长
李振岐	郭的丈夫, 中东铁路总厂工人	吴督办	中东铁路督办
张明德	中东铁路总厂工人	马凤致	督办夫人
张大嫂	张明德之妻	王 彪	侦缉队长
小 苗	张明德之女	贾 行	警备队长
老 憨	东铁总厂工人	赵医生	神经科专家
二 愣	东铁总厂工人	宋督察	南京政府要人
葛凤鸣	东铁总厂工人		

序 幕

〔时间：1924年春。

〔地点：法国海岸码头。

〔幕启：海轮旁边，郭隆真同李振岐默默无语。

伴 唱 海鸥飞无力，
鱼儿沉海底。
是何情意？

唱！一对情侣要分离。

〔李给郭戴戒指，郭给李戴胸章。

伴 唱 四年前一同来法国求真理，

今日分手各东西。

互赠礼物表心意，

重逢之日是佳期。

未分手更盼到一起，

哪知道重逢后的道路更崎岖……

〔船笛长鸣，李振岐恋恋不舍地向轮船走去。郭隆真挥舞着纱巾随着远去的轮船奔跑着……

——落幕

第一场 江畔重逢

〔时间：1929年夏。〕

〔地点：哈尔滨松花江畔。〕

〔幕启：松花江畔，下场门后侧是俄式建筑的铁路江上俱乐部；前侧是挂牌的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厂工业维持会。几个白俄男女狂喊乱叫着过场。中国乞丐、工人脚夫过场。美国天主教神父、修女；波兰、日本商人男女等过场。小报童上。〕

报童 看报看报，看“滨江时报”！看中东路事件真像，看今日最新消息，铁路总厂裁工继续！看报，看老人被裁后全家跳江……看报、看报……

〔一队路警上，赶走报童。〕

路警 闪开闪开，督办到——

〔江上俱乐部中走出一些人列队恭迎着督办，肖世平带头鼓掌。吴督办全身戎装上。〕

督办 承蒙各位驾临，吴某不胜荣幸！

一绅士 督办召赐，敢不如约而至？

督办 赏光赏光。（对肖世平）客人到齐了吗？

肖世平 到齐了，夫人呢？

督办 啊，南京又来电报，她急于致复，故来迟一步，望各位见谅。

绅士 岂敢，夫人为啥埠昌盛大业，远涉首府，求其国宠，刚刚到家，又忙公事，真乃党国之栋梁。

〔汽车声传来。〕

督办 她来啦。

〔幕内传出：“督办夫人到——”众人齐上前欢迎。马凤致贵妇人打扮，端庄地走上。众人鼓掌。〕

马凤致 凤致有何德能，敢劳诸位远迎？

督办 （小声地）凤致，南京来电，有何事宜？

马凤致 还不是为了中东路。

督办 怎么……

马凤致 共党首领，于去秋会合于井冈山，乱我江西，共产思潮蔓延大江南北。南京国民政府更虑哈尔滨与俄国近在咫尺，为阻止马列主义传入我土，令我蒋中东路造成驱俄之阵地……

督办 哎——那红毛子已被咱们打出中国，这中东路归咱了，还有谁传播马列邪说？

马凤致 红毛子又要回中东路啦。

〔众人震惊，齐围上来。〕

众人 这……这可怎么办？

马凤致 有办法！肖会长。

肖世平 侍候夫人。

马凤致 裁减华工的事……

肖世平 启夫人，现已裁了二百华工。

马凤致 太少啦。

督办 要增加？

马凤致 加倍！

肖世平 是！

督办 这……

马凤致 裁工后告诉大家，就说红毛子要回中东路了，为了给红毛子倒地方，只好裁工。

督办 让臭华工同红毛子玩命？

马凤致 明白啦？

督办 懂，懂，懂啦！

马凤致 注意，有闹事者……

督办 给我抓！

马凤致 抓几个穷工人有什么用。

督办 那你……

马凤致 要严查共产党！
肖世平 明白。
马凤致 裁谁留谁，你们维持会看着办吧！
肖世平 谢夫人。夫人、督办请！
〔督办、夫人等进俱乐部。肖世平走向维持会。
〔李振岐上。
李振岐 （唱）中东路裁华工事非偶然，
愁无策紧锁眉坐立不安。
急等待上级党派人来接线，
盼亲人到江城力挽狂澜。（看怀表）
（白）这时间过得可真慢哟！
〔葛凤鸣上。
葛凤鸣 李大哥！
李振岐 凤鸣，你从哪儿来？
葛凤鸣 李大哥，被裁的穷哥们都活不下去啦。大家伙到处找你，想让你给出个主意。
李振岐 这个主意可不好出哇。
葛凤鸣 怎么？
李振岐 你想想，总厂突然裁工是为了什么？
葛凤鸣 还不是这群老财想节省工钱。
李振岐 裁掉中国人，增添白俄，难道就不发给工钱吗？
葛凤鸣 可也是呀！那他们为了什么？
李振岐 我也说不透，反正这里头有鬼。
葛凤鸣 有鬼？
李振岐 这次裁工，我满以为有我。
葛凤鸣 是呀！那肖扒皮一直和你不对付。
〔李振岐将葛凤鸣拉到一旁私语。
〔郭隆真扮修女上。
郭隆真（内唱）踏征途哪顾得荆棘满地，
看中华遍体鳞伤，松江两岸
民悲凄。
党派我，来江城点燃火炬，
接头地点就在这松花江堤。

时间到，展现暗号看仔细，
〔郭隆真用白手帕将丁香花缠好，
拿在胸前左右摆动。
李振岐 小葛，今晚在家等我。〔葛凤鸣下
（唱）不见亲人到，心中暗着急。
见修女持暗号，向我示意，
〔李振岐急展现暗号。
郭隆真 （唱）他左手持帽右撩衣，
果然是久别的亲人李振岐。
禁不住心头喜，
对暗号莫迟疑。
〔郭隆真走至李振岐身旁。
郭隆真 请问先生，松花江每天都有客船
吗？
李振岐 单日去上游，双日开下游，
下游开往返，上游单行船！
郭隆真 下游开往返，往返整天！
李振岐 （高兴地）同志！我可把您盼来
啦！
郭隆真（见李振岐没有认出自己，忍住笑）
是呀，日日盼来临，相逢不识离别
人。
李振岐 你……
〔郭隆真揭开面纱。
李振岐 （激动地）隆真！
郭隆真 我现在叫郭淑善。
李振岐 真想不到。隆真，不，淑善，上级
为何指定在这接头？太危险啦。
郭隆真 这正是党选择最安全的地方。
李振岐 你哪知道哈尔滨的形势呀。
郭隆真 形势怎样？
李振岐 这的工人觉悟低，不像法国工人。
咳，难哪！最近总厂又大量裁华减
工，补上了白俄……
郭隆真 这是政治阴谋！
李振岐 政治阴谋？
郭隆真 对！党非常关心这里的形势，特派
刘少奇同志……

李振岐 少奇同志？
郭隆真 咱们的满州省委书记，亲自来领导我们。
李振岐 少奇同志来哈尔滨啦？太好了！隆重，我们的任务是……
郭隆真 扩大党的力量，发动群众，揭穿敌人裁工阴谋，领导工友同敌人针锋相对地斗！
李振岐 好！我们今后怎么联系？
郭隆真 天天联系。
李振岐 怎么接头？
郭隆真 天天接头。
李振岐 接头地点？
郭隆真 在你家。
李振岐 我家？
郭隆真 对，我就住在你家。
李振岐 这……
郭隆真 怎么，不同意？
李振岐 不不，我是说我家只有一间小屋。
郭隆真 （笑了笑，伸出左手，亮出戒指）你看！
李振岐 是我送给你的？
郭隆真 对，是我丈夫送给我的！
李振岐 丈夫？
郭隆真 怎么，不愿意？
李振岐 （取出胸章）这是你送给我的胸章。
郭隆真 你一直留着？
李振岐 它日夜伴随着我。
郭隆真 振岐，组织批准我们结婚啦！
李振岐 真的？
郭隆真 不高兴？
李振岐 快，快，咱们回家……
郭隆真 你也太急啦！你先在邻居中间放风，说你媳妇要从河北来，明天到车站来接我。
李振岐 接回我的媳妇？
郭隆真 （两人相视一笑）我走啦，要注

意。（下）

〔李振岐送走郭隆真。小苗向维持会走去。〕

李振岐 小苗！你怎么啦？
小苗 大叔，您看见我爹了吗？
李振岐 没有，你爹他……
小苗 他……被裁工后两天没回家啦！
（一阵头昏，欲倒，被李振岐搀住）
李振岐 小苗！小苗！
〔老憨、二愣边喊边上。〕
老憨 小苗！大叔！
小苗 老憨哥，找到我爹了吗？
老憨 没……
李振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憨 大叔！
（唱）自从总厂裁工后，
张师付为谋生出门奔走不休。
张师母急得双眉紧皱，
小苗她倚门相望泪双流……
二愣 （接唱）这样的苦岁月咱穷人怎忍受，
（白）大叔，咱还有没有出头的日子？
李振岐 二愣！
（唱）等待那红日东升，
乌云难存留！
〔肖世平手拿裁工告示，领几个打手上。〕
二愣 肖会长，为什么把我们裁了？
肖世平 这是路局的决定。
老憨 听说裁工名单是你提出来的？
李振岐 你们维持会为什么不替工友做主？
小苗 为什么不替我们说话？！
二愣 维持会不维持工友，还要这个臭会干什么！（欲摘牌子）

肖世平 (急拦) 二愣兄弟, 你哪儿知道我这当会长的苦衷啊!

(唱) 裁工友本出于路局所定,
维持会空着急无可奈何。
只因为红毛子要回来重把工做,

裁华工为的是给他们留空额!

二愣 这笔帐迟早要算!

老 肖会长, 你不总说维持会是替工友办事吗? 现在你就不想想我们工友的死活吗?

肖世平 我怎么不想啊? 你问小苗, 她爹被裁, 我马上就给小苗找个事做(对小苗) 怎么样? 跟你爹说了吧? 到督办府当了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那可是吃不愁, 喝不愁, 穿不愁, 戴不愁。要真是讨得督办的喜欢哪……

小 苗 呸!

(唱) 你休要伪装善良把人害,
分明是狼披羊皮怀鬼胎。
你既然看中了督办家的穿和戴,

快让你女儿去做他的姨太太!

二愣 说得对!

肖世平 好! 既然这样, 咱们把话说开了, 回去对你爹说, 三天之内把欠维持会的钱本利还清! 若不然, 嘿嘿! 就拿你抵债!

李振岐 张明德所欠之款, 下月开工钱, 我替他还啦!

肖世平 嘿嘿, 想得真美。你来看! (将手中告示打开) 从今天起, 你也被裁啦!

李振岐 你!

(唱) 你狗仗人势欺压友工,
不就凭你当了会长?

我迟早要跟你算清这笔帐,
笑看你这维持会长当不长!

肖世平 法国李! 我早知道你眼热这会长的美差, 我今个告诉你, 我当不长也轮不到你! 来呀, 把裁工名单贴出去!

〔众人怒视肖世平。〕

——落幕

第二场 点燃烈火

〔时间: 前场几天后。黄昏。〕

〔地点: 张明德家内外。〕

〔幕启: 张大嫂病笃, 依于门旁, 张望着远处, 时时地咳喘着。〕

张大嫂 唉——

(唱) 尘土飞扬风阵阵,
明德他几日出外未归家门。
心中把这黑天昏地恨,
病魔缠身一日几次晕。

〔张大嫂晕倒在门旁。小苗从内室出来, 见状大惊。〕

小 苗 娘, 娘! (小苗扶母亲进屋。)

〔肖世平领打手上。〕

肖世平 (伪善地) 小苗, 你妈有病? 怎么不清位大夫看看? 哎, 是不是日子过不下去啦?

张大嫂 肖会长, 你请坐。

肖世平 这可是“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啊! 张师傅被裁, 师母又生病。唉, 可怜哪, 可怜!

小 苗 猫哭耗子假慈悲!

肖世平 假慈悲? 小苗, 你这话过份了吧?

张大嫂 肖会长, 这孩子不会说话, 您……
肖世平 没什么, 没什么。师母, 我与张师

傅相处可不是一年啦，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张师傅一连半年没交会费，我可也没说什么吧？你们也知道，凡是亏欠会费者……

小 苗 （不耐烦地）那应定个什么罪？

肖世平 是定不了什么罪，可这裁工就躲不过去了吧？

小 苗 我爹欠会费被裁，难道说这好几百叔叔大爷都欠了会费？

肖世平 嗯，这……（语塞）哈，你这小嘴可真能说。师母，小苗去督办府当差，这总得说我是好意了吧？

张大嫂 肖会长，这事我可作不了主，等她爹回来再说吧。

肖世平 我跟张师傅说过了，我看你们还是早拿主意，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再等你们两天，给人还是还钱，两者选一！不然的话……哼哼！

〔肖世平领打手下。张大嫂急得咳嗽起来，突然吐出了一口鲜血。〕

小 苗 血！娘，娘啊！（哭）

〔郭隆真从另一方向上。〕

郭隆真 （唱）访工友家家都有血泪账，
松江两岸千家万户少食粮。
工友们一个个磨拳擦掌，
看明日反裁工烈焰多辉煌！

〔郭进屋。〕

郭隆真 小苗。

小 苗 李婶，我娘……

〔郭急奔向张大嫂，给张大嫂喂水。张大嫂呻吟着。〕

郭隆真 （唱）张大嫂紧闭双眼痛苦万状，
好姐妹呻吟声声寸断我柔肠。
请医救人莫彷徨，
争分夺秒抢时光。

小 苗 娘……天哪，这可怎么办哪？

郭隆真 小苗，我去请大夫。〔郭刚欲下，想起无钱，焦急，突然手触到戒

指。〕戒指！小苗，好好照顾你娘，我这就回来。（郭急下）

张大嫂 （透过一口气）苗儿！

小 苗 娘，你好点了吗？

〔张明德手持酒瓶上。〕

张明德 （唱）几天来走遍了大小铺店，
找活计难于上青天。
恨苍天接二连三降灾难，
既然老天不睁眼，
只有到阴曹地府去团圆。
手拎毒酒把家返……（进屋）

小 苗 娘，我爹回来啦！

张明德 苗她娘！

张大嫂 苗她爹！

小 苗 爹！

张大嫂 （唱）不由我又是怨来又心酸。

小 苗 爹，您找到活了吗？

张明德 这年头哪有咱穷人的活路哇。

张大嫂 怎么，没找到活干？

张明德 啊，有、有、有了“出头”的日子啦。

小 苗 （高兴）太好啦！

张明德 苗儿，过来让爹好好看看你。
（小苗走至明德身旁）苗儿，你受苦啦。

小 苗 爹，不苦。

张大嫂 （见酒瓶）明德，你，你去喝酒？

张明德 （抢过酒瓶）这酒……

张大嫂 你哪儿来的钱？

张明德 （唱）穷工人的性命比水贱，
卖了半腔血换回几个钱。

小 苗 爹，您又去卖血？

张大嫂 卖血买酒，你……（哭）

张明德 你……哎（无言回答，有意岔开话题）小苗，肖扒皮又来过了？

小 苗 他又来逼我去督办府。

张明德 那你去吗？

小 苗 我死也不去！

张明德 死?……好孩子!
咱们今个喝个团圆酒!

小 苗 爹,我可不喝。

张明德 好孩子,快取碗来!(小苗不解其意地去取碗)

张大嫂 (有所觉察)明德,你这是……

张明德 苗儿她娘,这苦日子到头了,咱们这老少三口该过好日子去啦!

张大嫂 明德呀!
(唱)自从我十八嫁给你,
拖累你至今我心悲凄。
你我虽穷有情意,
(白)苗她爹,求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张明德 好,你说吧。

张大嫂 苗她爹!
(唱)让小苗出外寻生机。

张明德 苗她娘!
(唱)你且忍声,莫悲泣,
听我把话说详细。
几十年,风刀霜剑刺心底,
吃糠咽菜,苦渡时光骨瘦体虚。
哪有片刻欢和喜,
年年月月泪湿衣。
你病魔缠弱体,
我失业无生机。
恨不能找他们拼一死,
又怕留下你母女无人相依。
思前想后无二计……

[小苗拿碗上,悄悄在一旁听着。

张大嫂 (接唱)只可怜小苗她,花儿未开竟离枝。
我愿跟你一同去,

张明德 (接唱)难道说抛下小苗被人欺?

张大嫂 这……

小 苗 爹,娘你们今天是怎么啦?

张大嫂 苗儿,过来,让娘看看你!

张大嫂 苗儿你今年多大啦?

小 苗 娘。

小 苗 娘,您糊涂啦,我今年不是十七岁了吗?

张大嫂 对,对,是十七岁啦!(哭)

小 苗 娘,您这是怎么啦?

张大嫂 苗她爹,苗儿十七,她可是十七岁啦……

张明德 苗她娘,你……你心里要放明白些。

张大嫂 我……我求求你,这酒我一个人喝!

张明德 苗她娘!
(唱)一声炸雷在心头响,
明德两眼泪双行。
贤妻且莫把话讲……

小 苗: 爹,娘……我……这酒,我也喝!
(唱)让孩子和爹娘共饮这离世的酒浆!

张明德: 好孩子,你不要怪爹爹,这世道不让咱们……活……呀!

小 苗: (跪在明德身前)爹,我不怪你,我恨这世道!
〔夫妻二人同把小苗扶起。

张明德: (唱)我一生忠厚心坦荡,

张 嫂: (唱)夫妻一场恩爱长。

小 苗: (唱)只恨人间多磨难,同饮毒酒上天堂。

张明德: (拿起酒瓶)苗她娘,苗儿,爹先走一步……

张大嫂: 等等我,咱俩一起去!

小 苗 爹、娘,〔小苗拿出三个碗〕让女儿给二老斟最后一回酒……
(小苗斟酒)

张明德: 咱们……干!
〔三人欲干又停,最后三人一咬牙碰杯。郭隆真急上。众人愣住、气氛沉重。

郭隆真 大嫂、小苗，你们这……
张明德 （掩饰地）啊，他李婶，我们全家
喝口酒……
郭隆真 啊……喝酒？（观察，感到有异）
好哇，我也来一杯！
张明德 慢！
郭隆真 （完全明白）怎么，连杯酒都舍不
出来？
张明德：不、不、不是，
郭隆真：那你这是……
小 苗 大婶，这酒你不能喝！
郭隆真 你们能喝，我就能喝！
张明德 这……
郭隆真 这什么？（抢过酒碗）
小 苗 （着急地）不能喝！这……这是毒
酒！
〔静场。
郭隆真 小苗！
小 苗 大婶！（扑到郭怀中哭泣）
〔郭隆真心情激动地走到张明德身
旁。
郭隆真 张大哥呀，你好糊涂哇！
（激愤地）你这算什么男子汉？你
这算什么有骨气？有骨气去闯条活
路奔光明！有骨气想办法和豺狼们
斗争！自尽最无能，自尽是可怜
虫！张大哥啊！咱们可千万不能自走
绝路！张大哥：
（唱）休流泪，莫悲伤，要挺起胸
膛把生路闯，
服毒自尽太不应当。
张明德 （白）唉，老天不睁眼哪！
郭隆真 （接唱）大哥呀——
老天不会把福降，
菩萨不会下凡乡。
要活命只有去反抗，
怨天尤人太荒唐。
你看那火车飞驰在道线上，

全靠烈火熊熊在炉膛。
穷工友抱成一团如火万丈，
定能烧毁黑暗迎来阳光！
〔小苗激动地倚靠在郭身
上。
郭隆真 （接唱）小苗呀——
你好像花蕾刚绽放，
更要经得起风雪与冰霜。
熬过这灾难放眼量，
前面是春潮滚滚春风荡，
冰消雪化，无限春光！
到那时，咱穷人把天下执
掌，
要把昏暗的地狱变成幸福的
天堂！

张明德 （激动的）大妹子！
小 苗 李婶！
张大嫂 她李婶！
张明德 （唱）一席话说得我心里亮，
你就是菩萨下凡乡。
救死救难在关头上，
（白）大妹子！（唱）从今后我要紧握铁
拳斗豺狼。
郭隆真 好，张大哥！这酒？
张明德 让肖扒皮喝去吧！（摔酒瓶）
〔葛凤鸣、老憨、二愣上。
葛凤鸣 大嫂，
郭隆真 小葛、二愣，老憨。
众 人 张师傅！
〔张惭愧。
葛凤鸣 李大嫂，振岐大哥叫我告诉你，按
原定时间在偏脸子小树林碰头。
郭隆真 各厂子都通知到了吧？
葛凤鸣 老巴夺烟厂，面粉厂，电车厂，鞋
厂，服装厂的工友都支持我们复
工！
张明德 复工？裁咱们不是给红党倒地方
吗？

二 愣 嘿，这是路局和维持会耍的把戏。
葛凤鸣 张师傅，咱工友都起来了，路局要是不答应咱的条件，他们的烟筒可就不冒烟啦！
张明德 条件？……
葛凤鸣 对！（演讲似的）一、被裁工友全都复工，二、打倒维持会，成立工友当家的工会……
张明德 咱工友当家的工会？
二 愣 是这话。
郭隆真 明德大哥，这群狼，它要咬你，咱们是等着它咬死呢，还是和它斗呢？
张明德 是这么个理！咱怎么斗它？
葛凤鸣 就兴他们裁工，就不行咱们要求复工？
张明德 啊！
二 愣 就行他有裁工团，就不许咱们组成个复工团？
老 憨 我们在业工友也成立后援会！
张明德 对，你们这话也在理！
二 愣 这也是李大嫂出的主意！
张明德 大妹子，我这条命是拣来的，咱们干吧！
郭隆真 张大哥，你敢挑个头吗？
张明德 我豁出去啦！
郭隆真 好！
〔李振岐神色有些紧张地上。
李振岐 淑善……
郭隆真 振岐，怎么了？

李振岐 督办府有日本人，白毛子，军警政客出出进进，不知他们又要弄什么鬼。
郭隆真 得想法探听一下消息……
小 苗 我去！
郭隆真 你？
小 苗 李婶，肖扒皮逼我到督办府当丫头，我看这个丫头我就去当了！
张明德 苗儿，你……好孩子，去吧！
小 苗 娘……
张大嫂 多当心点……
小 苗 李大婶……
郭隆真 小苗，等会儿我回来咱们商量一下你再走，我有话对你说。
小 苗 哎。
李振岐 淑善，各厂工人代表到齐了，咱们去吧。
郭隆真 张大哥，你也去看看工友们吧！
张明德 走！
〔众欲走，老医生上，其它人陆续下，只剩郭、张、小苗、大嫂。
老医生 请问这家可姓张？
郭隆真 对，小苗，陪大夫给你娘看病。
（掏出兜里的钱给小苗）
〔小苗含着感激的泪水接过钱，突然发现有一张当票。惊。
小 苗 啊？当票！
张明德 大妹子！

——落 幕

第三场 针锋相对

〔时间：前场几天后。
〔地点：督办府后花园。
〔幕启：督办在焦急地来回踱步。
外面传来呼喊声：“我们要求复工！”“取消维持会，成立工友的

新工会！
督 办 反啦，这简直是反啦！
〔肖世平急上。
肖世平 督办，这是复工团，在业工人后援会和其它厂工友联合签名的告全市

工友同胞书。

督办 (接过。看) 好一张煽动人心的传单!

(唱) 复工团, 纠集各厂跟我捣乱,
火车停, 铁轨瘫, 还四下撒传单。
南京政府不断来急电,
这工潮定有共产党推波助澜。

〔幕内: “夫人到——” 马凤致手拿一纸上。

督办 夫人, 南京的电报怎么说?
〔马凤致递给督办电报。督办看。

督办 什么? 同意复工! 这……

马凤致 往下看。
(对肖世平) 去,
请代表进来谈判!

肖世平 是! (下)

督办 凤致, 跟他们谈什么判? 这里是老子的地盘, 谁再闹事,
我就毙了他!

马凤致 几千人你毙谁? 眼下不能盲动!

督办 你……

马凤致 复工是大势所趋呀。至于取消维持会, 成立新工会是万不能答应的。

督办 那怎么办?

马凤致 我让那个法国李当维持会的会长!
〔肖世平上。

肖世平 督办、夫人, 代表来啦。
〔李振岐、张明德, 葛凤鸣上。

肖世平 (急于介绍) 这是……

马凤致 鼎鼎大名的法国李。

李振岐 我叫李振岐。

马凤致 久闻, 久闻。

肖世平 这位是张师付张明德。
〔马凤致迎过去握手, 张明德不理。

马凤致 (解嘲地) 久仰, 久仰。哎, 这位 (指葛凤鸣) ……

葛凤鸣 我叫葛凤鸣。

马凤致 失迎, 失迎, 三位请坐。

督办 看茶。(张明德, 毫不客气地坐到首席。李振岐、葛凤鸣依次而坐)
〔小苗与另一个丫头捧茶上。肖接过, 小苗下。

督办 (一抱拳) 三位代表, 本督办行武出身, 受教于江湖之上, 素以义气为重! 本督办与哈尔滨百姓休戚与共, 这点你们……

张明德 督办, 我们是代表工友谈判的! 小葛, 把失业工友的要求拿出来!
〔小葛取出一纸, 给马凤致。

马凤致 厂方裁工也是出于无奈。

李振岐 不知是出于谁的无奈!
(唱) 裁工是你们玩花样,
它的目的非同寻常。
挑拨被裁工友打红党,
让穷苦弟兄互相残伤!

马凤致 哪的话!

(唱) 红党接管中东铁路, 有目共赏,
怎说咱挑拨离间得罪友邦?
切莫上了共党的当,
替他们造谣把铁路局中伤!

张明德 (唱) 说什么共党不共党,
我们是代表工友把话讲。
谁裁工我们就找谁算帐,
快答应复工少推搪!

督办 大胆! (唱) 臭苦力休要太狂妄。
〔督办击掌, 侦缉队长带特务从四面围上。

张明德 你们听! (外边口号声传来, 汽笛响起)
(接唱) 万钧雷霆势不可挡!
〔警备队长跑上。

警备队长 报告督办！工友送来的信。

马凤致 （接看）念：工友代表若遭半危险，拆厂房、烧火车、扒断铁道线！

李振岐 谈与不谈，咱们各自方便！

张明德 咱们走！

葛凤鸣 走！

马凤致 误会，误会，（对特务）下去。

督办 滚！〔特务下。

马凤致 被裁工友可以复工。

张明德 什么时候？

马凤致 明天。

李振岐 这第二条！

马凤致 工资按被裁日期补发。

张明德 三！

马凤致 可以辞退复工的白俄。

葛凤鸣 四！

马凤致 这四吗……

李振岐 取消维持会！

马凤致 李先生，维持会有失众望，理应改善，取消二字，未免过重了吧？

督办 维持会是政府承认的机构，本督办肩负保护之责，谁敢摘牌子，他就是摘老子的杂碎！

张明德 不答应这条，我们决不罢休！

督办 老子的忍耐可是有限哪！

张明德 我们的条件也难更改！

〔二人僵住。李拉张，马拉开督办。

李振岐 明德，（将张拉到一旁）这个条件……

马凤致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李振岐 什么主意？

马凤致 改选会长！

李振岐 改选会长？

张明德 这……

葛凤鸣 是啊，如果能选出一位精明强干而

又深得工友爱戴的维持会长，不是两全其美吗？

李振岐 这……

马凤致 三位，去通知工友们吧，让他们到维持会登记复工。

葛凤鸣 好，走！告诉大家这个喜讯！（三人欲下）

马凤致 李先生，请留步。想同您随便谈谈。

葛凤鸣 李大哥，你先同她谈着，我俩去告诉大家一声，就回来。

〔葛、张下。

李振岐 夫人，谈什么？

马凤致 我想请您当维持会的会长！

李振岐 这……

马凤致 李先生——

（唱）维持会失人心千人唾骂，
肖世平欺压工友理应重罚。
李先生有远见志向高大，
担重任定能够飞黄腾达。
你当会长可替工友说话，
也免得路局同工友再闹磨擦。

李振岐 （唱）听这女人一席话，
不由我心中乱如麻。
让我当会长，是真还是假？
怕只怕她把圈套撒。
思前想后无法回答……

〔督办向后暗示，侦缉队长上。

侦缉队长 报告，那几个共产党嫌疑犯怎么发落？

督办 （唱）我今天就要把人杀！

〔李一惊。

拿几个共党嫌疑当活靶，
叫他们尝尝我的好枪法！

〔督办提枪率众人下。马凤致一招手，侍女端酒盘上。

马凤致 李先生，为我们谈判成功干杯！

李振岐 我，不会喝。
马凤致 哎，人生在世，就要欢乐，那我替李先生喝！

〔马饮酒。后面传来枪声。〕

马凤致 哈哈……

李振岐 呀——

（唱）火上浇油难免爆炸，
逼急的豺狼已露牙。
维持会门头硬、合理又合法，
当会长不用愁富贵荣华。
何必要搞“工运”担惊受怕，
再干共产党难免被枪杀。
我应当顺风转舵把船驾……

马凤致 李先生——

（唱）何必坚持己见成冤家！

（白）怎么样？

李振岐 夫人，这事我得同大伙商量一下。

马凤致 其实，李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我还知道你出身书香门弟为救国到法国留学……

李振岐 我到法国是做工，不是留学。

马凤致 是吗？那就是你的朋友跟我说谎了。（李振岐一惊）

来人哪，

警备队长 有！

马凤致 欢送我的朋友！

李振岐 夫人，告辞啦。（李忧心忡忡下）

〔督办上。〕

督 办 人哪？

马凤致 走啦。

督 办 他答应了？

马凤致 他还要回去商量商量。

督 办 那就把他抓起来！

马凤致 不，先留着他。

督 办 啊？

马凤致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我要顺藤摸瓜，抓大的！

——落幕

第四场 中秋之夜

〔时间：复工之后。黄昏。〕

〔地点：李振岐家内外。〕

〔幕启：李振岐一人在屋内自斟自饮，肖世平上。〕

肖世平 嗨，李师付，一个人喝上啦。李师付，往日多有得罪，望您海涵。今日兄弟到此，是给您道喜来啦。

李振岐 红喜白喜？

肖世平 李会长请看！（肖拿出委任状）路局委任你为工业维持会会长啦！

李振岐 （接过委任状）

肖世平 （又拿出布告）这是布告，明天上墙，请李会长签字！

李振岐 什么意思？

肖世平 以示庄重！

李振岐 好吧！（提笔签字）

肖世平 李会长，我肖某人情愿给您当上马石，让您随便踩！

〔肖单腿跪地，双手抱拳。〕

李振岐 肖会长，请起。

肖世平 李会长，告辞啦！（下）

〔葛凤鸣上，敲门。〕

李振岐 谁？

葛凤鸣 李大哥，是我。

李振岐 小葛呀。

葛凤鸣 大哥，怎么，你今天喝上了？

李振岐 厂子里怎么样？

葛凤鸣 怎么，今天的事你一点也不知道？

大嫂没跟你说？

李振岐 昨晚我同你大嫂吵了一架，今一早

她就出去啦，到现在也没回来。厂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葛凤鸣 这回呀，维持会算是打不倒啦。路局给维持会发枪啦。

李振岐 啊？

葛凤鸣 工友们议论纷纷，可哪儿找你，想让你出个道。

李振岐 我交给你的事，这几天你办得怎么样啦？

葛凤鸣 有六个人同意你当会长，最积极的是维持会的王歪子。

李振岐 谁让你找维持会的人啦！

葛凤鸣 我看他挺不错，他还跟我拜了把子，大哥，他早想找共产党，还问我能不能给他指个道……

李振岐 你……你暴露身份啦？

葛凤鸣 这……我只说以后给他想想办法。

李振岐 哎呀，坏了。你提我了吗？

葛凤鸣 没有哇，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媳妇嘛！

李振岐 小葛，以后可千万别提组织的事啦。你再见到歪子，就说是一时酒后瞎吹。

葛凤鸣 嗯！哎，大哥，我跟二愣他们说让你当会长的事啦。

李振岐 他们？

葛凤鸣 这小子上来就给我一拳，说我这是往你头上扣屎罐子！

李振岐 你大嫂也在场吗？

葛凤鸣 嗯。大嫂子可忙呢，走东家串西家。哎，大哥，我看大嫂可不一般，她也是咱们的人吧？

李振岐 你问这干什么？

葛凤鸣 我看可像。

李振岐 她不是。

葛凤鸣 噢。

李振岐 哎，小葛，往后可千万不能再提组织的事啦。

葛凤鸣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李振岐 让人家知道，你的脑袋可就保不住啦。

葛凤鸣 别吓唬我，哎，大哥，你要是真当了会长，我……

李振岐 大哥忘不了你的汗马功劳。

葛凤鸣 今后我全仗大哥啦。

李振岐 你走吧，以后没有重要的事就不要来这啦，啊？

葛凤鸣 是，李会长。

〔二人同笑。葛下，二个特务追葛凤鸣下。〕

李振岐 （唱）手拿委任状，心中又无底，
隆真她一百个不同意，
可滴水穿石凭耐力，
待我好言劝我妻。

〔郭隆真满面怒容地上。〕

李振岐 哎呀，隆真，你回来啦！

〔郭不理李，欲喝水，李赶紧把水端过来，郭将李的水碗推开，从锅内盛一勺水喝。〕

李振岐 你呀！呕什么气？

郭隆真 我问你，你让葛凤鸣替你搞的什么名堂？

李振岐 咱得开展合法斗争啊！

郭隆真 你的合法斗争就是当会长？

李振岐 这有什么不好？把维持会的权抓过来，不是一样为党工作吗？再说，工友主要恨的是肖世平。

郭隆真 这么说，只要把肖世平打倒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振岐呀——

（唱）叫一声同志你要警惕，
切莫上当将自己欺。
看如今烈火奔腾漫大地，
工友们嫉恶如仇令人喜。
说什么改选会长遂心意，
维持会不打倒，党的工作怎开辟？

李振岐 隆真！
（唱）对敌斗争要知己知彼，
万不能故作聪明把自己欺。
合法斗争是上计。
（白）隆真，咱先把维持会的权抓过来！

郭隆真 （唱）说什么合法斗争是上计，
说什么取得合法权是当务之急。
他让你当会长是缓兵之计，
为的是瓦解工潮把烈火平熄。

李振岐 （唱）会长大权掌握咱手里……
郭隆真 （唱）挂空衔还不是避实就虚。
李振岐 （唱）你说此话无道理，
有职有权何谈虚？

郭隆真 （唱）振岐呀，要识破这里有诡计，

李振岐 （唱）走此路才能够化险为夷！
郭隆真 （唱）有千万工友在你身旁挺立！
李振岐 （唱）你可知腥风血雨来的急。
郭隆真 （唱）原来你想把风浪躲避，
原来你当会长是别有有心机。

李振岐 （唱）刀光剑影伏杀机，
怕只怕夫妻要分离。
干革命也要顾全自己，
我当会长是荷花不染出淤泥。

郭隆真 （唱）你当会长的目的很鄙卑，
何必要找借口，伪装自己，
分明是跛脚骑马藏病弊，
分明是成精白骨裹画皮！

李振岐 够了！
（唱）这场斗争由我双肩来挑起，
当会长的意志坚定不移！

郭隆真 妄想！
（唱）你这是白日说梦吃，
新工会成立只在朝夕。

李振岐 啊！你……
郭隆真 你当会长，工友们就要打倒你！
李振岐 你……你……（步步逼近）自从你到这里，我担了多少心，受了多少怕。可到头来，你……你给我马上离开这里！请！请！你给我请！
〔李将郭推出门，关门。外面细雨蒙蒙。〕

伴 唱 细雨扯出思绪千万缕，
霹雷震碎苦心不停息。
隆真从不暗悲泣，
今日泪雨相交织。
〔郭欲走又停，欲进又止，最后毅然上前叫门。〕

郭隆真 振岐，开门，开门！
李振岐 你同意我当会长？
郭隆真 黑的说不红！弯的说不直！
李振岐 这是我的家，你走开！
郭隆真 你的家？（起音乐）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
（唱）还记得那一年中秋之夜，我
和他相逢在监狱，
隔铁窗，相鼓励，难忘的情景如今更清晰。
那时候，他英姿焕发令人欢喜，
目光炯炯，挥臂怒向反动阶级。
为救国，周恩来带我们去法国求真理，
从此啊，找到党，我们激动的热泪淋漓。
想起巴黎‘公社’墙前把拳头高举，
想起塞纳河畔畅谈理想到晨曦。